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47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栖霞山的枫叶红了

□南京苗啸雷

一期一会,栖霞山的枫叶终于变红了!南京人夸赞自家的风景总是说“春牛首、秋栖霞”,“秋栖霞”说的正是枫叶红了。不过从季节来说有点名不副实,一般到了小雪节气,伴随着一轮降温,栖霞山的枫叶变色才姗姗来迟,这么看来,叫“初冬栖霞”可能更准确。

当下的栖霞山,主角是枫树,从山脚到山顶,它们漫山遍野、层层叠叠地生长着。一片片枫叶如同被点燃的火焰,紫红、绛红、大红、橙红、猩红、浅红……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,好似不经意间碰翻了调色盘,为栖霞山披上了五彩盛装,处处充满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。

漫步在山间小路,脚下是落叶的柔软,耳旁是风吹枫叶的沙沙声响,抬头望去,阳光透过层层枫叶洒向地面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,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,安静欣赏这份美丽,尽情享受这份惬意。走累了,在路旁石阶上休息,远观山峦的层林尽染,近看路上的游人如织。登上栖霞山顶,看万山红遍,碧空如洗,长江如练,那一树树、一团团如烈火般的枫叶融入寥廓江天,让人不由生出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的感慨。

中国人自古对枫叶有着特殊的感情,枫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片叶子,更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标识。一阵微风吹过,枫叶天女散花般落到地上,仿佛诉说着一个个久远的故事。

《山海经》有记载,黄帝在涿鹿之野战胜蚩尤,把蚩尤押解到宋山并杀了他,蚩尤的枷锁落到地上变成了枫树,蚩尤的鲜血把枫叶都染

红了。此后每到秋冬时节,枫树都会用它火红的枫叶,诉说着蚩尤的抗争与怨恨,也对他顽强战斗的精神致以永恒的礼赞,逐渐成了中国人不屈不挠、敢于斗争的精神符号。读了这个神话,也便理解了屈原《招魂》里“湛湛江水兮上有枫,目极千里兮伤春心”的文学意境。

唐代诗人卢渥进京赶考,在溪边散步时发现一片红枫叶似有墨迹,捡起来一看是首小诗,从字里行间猜测是个姑娘,于是他在枫叶上和了一首诗扔到溪水里。后来卢渥中了进士、娶了亲,在洞房花烛夜,当他要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,听到新娘在念诗,正是当年卢渥的和诗,原来他的新娘,就是在红枫叶上题诗的姑娘。千百年来,“红叶题诗”的故事一直被传诵,所谓缘分惊心,红叶良媒,给人最浪漫的情思,让人们坚信爱情是真挚美好的。

那一年深秋,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独坐在窗前欣赏落日余晖,在静谧柔和的晚风轻拂下,她穿过清幽的竹径,来到小小的池亭,看到枫叶在秋风中被染成了醉人的红色,几排大雁向南飞,划破天际。她心有所动,挥笔写下了意境绝美的《对景漫成》:“半窗残照一帘风,小小池亭竹径通。枫叶醉红秋色里,两三行雁夕阳中。”既勾勒出一幅醉人的秋景图,唤起人们珍惜秋光之心,又饱含对家人的思念。

栖霞山的枫叶红了,在这渐渐寒冷的冬季,它红得是那么热烈和深沉,带给人们温暖和明媚。请不要吝啬你的情感表达,捡一片枫叶,送给你最思念的人,给这个冬天画上一个不留遗憾的句号。

氤,散发着一股香甜。父亲说:“再等等啊,过会你们就有的吃了。”我蹲在炉旁,看着父亲拿起一根筷子蘸着糖液滴入有冷水的碗中,父亲说:“凝固了,你看,这样就可以熄火了。”接着,父亲又往锅里撒了些白芝麻,将串好的糖球放进糖液里轻轻一滚,糖球就镀上了一层“金”,出锅后放在专用晾板上,便成了真正的“钱串儿”。

我有点瞌睡,便回屋睡了。天明醒来,母亲拿出放凉了的“钱串儿”对我们说:“你爸去集市前给你们留了几串,说让你们尝尝他的手艺!”我接过钱串儿,阳光下它越发晶莹剔透,个头圆润饱满,红润的山楂在透亮的糖衣下释放着美丽与芳香,咬一口咯嘣脆,甜中又透着淡淡的酸,芝麻香萦绕唇齿。我不由想起那著名的《冰糖葫芦》歌:“冰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串/象征幸福和团圆/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/没有愁来没有烦……”此刻,耳边响起父亲串糖球时的谆谆教诲,正是因为父亲的细致认真,才有了这好看又美味的冰糖葫芦。

除夕晚上,我们老家有“送钱串儿”的习俗。伴着鞭炮声,我们不仅迎来了新年,还有乡亲们在鞭炮炸响时送来的“招财纳福串”。红亮亮的钱串儿,串的是祝福与期待,串起了父亲们为家庭谋财富、为妻儿谋幸福的爱心。

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就像父亲的人生一样,他用勤劳的双手串起平凡生活的辛酸劳苦,在见到妻儿的笑颜后,那份辛苦都化作满了心的甜蜜与幸福。

读大学的时候,南方室友第一次看到下雪时多兴奋,后面就有多惊恐——她不知道东北人是怎么打雪仗的。她仔仔细细团一个雪球朝我扔过来,我直接用雪给了她最高的“待客之道”,从此她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,成了雪地里最骁勇的将军。

回忆至此,我望着窗外的初雪,兴奋地给她打电话:“你还记得你第一看见雪的样子吗?”

“怎么会忘呢,当时我怎么会想到我的脸和雪会有那么长时间的亲密接触,你说要拉我,我刚伸手,又把我拉进雪的怀里……”

和她聊起雪,话匣子就关不上了,又说起我们围在大炕上吃铁锅炖、一起堆雪人,聊起很多大学时的回忆,她毕业后很久没见过雪了,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。

还没来得及感伤一会儿,就听见有人叫我,一回头,一片松散不成形的雪就落到我的眼前,原来是有人晃动大树,把树上的积雪打落在我的发间,这时有人对我说,“我们不算共白头了”,我望着那人深情的双眸,露出了狡黠的笑……

远去的稻火

□南京阳经纬

老家是南方山区,交通不便,经济也欠发达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农村没有那么多水泥路,也没有什么车子,交通基本靠走。窄窄的田埂和崎岖的山路,总要万分当心,一不留神就可能摔跟头。走夜路就更要留意,没有照明那是万万不行的。人少或者距离短的情形下,夜行可以用手电或者煤油马灯。有的时候免不了要成群结队长距离夜行,而马灯照明范围有限,手电又有电量焦虑。这时候,不妨举一个火把,既能照得远,又无电量焦虑——有时候,最原始的就是最合适的。

最常用的火把当然是取材最易的稻草火把。水稻收割脱粒以后,把稻草捆扎成束,放稻田里或者空地上晒得干干的挑回家里,垒放在屋檐下,或者在屋旁垒成一个草塔,又或者可以夹在两棵相近的大树之间,垒成一堵四四方方的草墙。稻草在农村用处可多了:用来铺床,先铺一层稻草再铺棉被;扔两把稻草到猪圈,那猪立马就喜滋滋衔去做窝了;寒日里户外没了青草,耕牛还指望看干草垫肚子越冬;还能用来烧火、编绳……

那时候,农村人需要走夜路的情形无非两种:一是吃东道(去东道主家里吃席),婚丧嫁娶、乔迁做寿,都免不了要设宴招待,晚饭通常设在八点左右;二是看露天电影。

人群集合完毕,为首的发号施令“人手抱一捆稻草”,于是大家都跑到草垛前,抽出几把稻草,紧一紧,夹在腋下。领头的取一把稻草握紧,擦亮火柴,往细软的稻草穗尖上一凑,火把呼地就燃起来,然后大喝一声“走起!”蛇形的队伍开始蠕动,蛇头在黑暗里刺出一条光明的隧道,蛇身蛇尾默契配合着前进。队伍如果太长,也许还要多点几个火把,让每个人都能看清脚下的路。举火把的人要时时注意火势,调整火把的角度,让稻草烧得旺旺的。稻草将要燃尽前,赶紧找个空旷的地面轻轻放下,用余火点燃另一把新的稻草,做好无缝衔接。如果出了差错没衔接好,火把灭了,人群中必会响起欢乐的揶揄嘲笑声。

火光把每个人脸上都照得红通通的,燃起了人们心底的热情。大人们说笑着,水稻和红薯的收成、孩子的成绩、猪牛的胖瘦、天气的好坏,都是讲不厌的话题。在这种气氛中,就连平时话少的人都免不了唠叨几句。要是队伍中有个油嘴滑舌的那就更热闹,李家和赵家争水打进了派出所,追求菊香的斌子在心上人那里碰了个钉子……生活中的一切,都能提炼成引人发笑的段子。最疯的还是孩子们,他们小小的手抓起一把小小的稻草,凑到大人举着的火把上点起来,做起了火的使者,在人群中跑前跑后,追逐嬉戏。队伍里如果凑巧有一对恋人或者小夫妻,在黑暗与光明厮磨着的美好夜晚,在星月与云朵缠绵着的良辰美景中,携手走在队伍的末尾,说说情话、表露心迹,不是最浪漫的事吗?

在说笑打闹声中,长蛇越过田垄、穿过山林、跨过溪流,不觉间就到了目的地。一场精彩的电影、一顿丰盛的晚餐、一张张亲切的笑脸,正在迎候着每一个人。

打着稻草火把走在无际的黑夜里,实在是一场实用主义与浪漫精神完美融合的旅行。只可惜,这样的生活方式早已远去。不过,我有幸经历过那一场场浪漫,心里也一直珍藏着干稻草那粗糙软韧的触感和燃烧起来的迷人芳香,以及漫漫黑夜中的那抹耀眼温暖的火光。

清晨,我去徐家汇公园快走,前方路过一座人行天桥,上下有电梯,蛮轻松的。其实,人生道路上,经常会遇到“前方有桥”。

在贵州,山套山,要想走出大山,难也。而今,山与山之间有了高架桥,车辆从一座座天桥上驶过,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那才叫高速。

现在,人们作兴游古镇,而古镇常有桥,那叫“小桥流水人家”。古镇的桥连接古今,通向未来,走在桥上,心花怒放。

40多年前,我们游黄山。同行的那位男子,搀着一位七八岁的稚儿。沿着“天梯”,我们来到“鲫鱼背”,那大石块,长10余米,宽仅1米,形似波涛之中的鲫鱼之背,两侧是千仞悬崖,我们小心翼翼地鱼背上走过,胆战心惊。但见,那男子紧紧地拽着孩子,父子俩从“鲫鱼背”这座“石桥”上爬了过去,那才叫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。

最浪漫的当然是鹊桥。传说中,每年农历七月七日,各地的喜鹊就会飞上星空,用身体紧贴着搭成一座桥,让牛郎和织女在这鹊桥上相会。其实在凡间,有些人的婚姻也是经他人“牵线搭桥”的,未必不圆满。

有的人有求于你时点头哈腰,一旦事成,翻脸不认人,有时候,甚至还成为东郭先生面前的那只狼。这种人即使不被痛打,也会失道寡助,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,会吃亏于“过河拆桥”。

人生道路上,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,只要我们开动脑筋,不畏艰险,勇往直前,“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”,也将无往而不胜。

前方有桥

□安徽合肥张传发

父亲的『钱串儿』

□南京徐志荣

市集上热闹非凡,卖冰糖葫芦的摊位前挤满了人。摊主大叔热情地吆喝着:“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啊,山楂、水果应有尽有,快来买啊!”望着晶莹剔透的糖葫芦,我恍惚间回到儿时,父亲做“钱串儿”的甜蜜时光。

在老家,腊月最是忙碌、热闹。腊八后至春节,是一年中糖葫芦售卖旺季。糖葫芦又称作糖球,腊八时,父亲说:“从今儿起,我们就把糖球叫‘钱串儿’吧!”我们异口同声地称好。

天还没亮,父亲就进城到批发市场购置山楂、竹签等物品。待父亲归来,我们全家老少齐上阵,将一颗颗山楂去核、清洗、晾晒,再穿成一串串糖葫芦。父亲做事特别细致、认真,他制作每一串糖葫芦就像对待心爱的宝贝,精心挑选山楂,搭配大小,力求精致。我们孩子常常随意地穿一串,父亲总要指出:“你这串,大的太大,小的太小,而且排列的顺序也有点杂乱,再调整下。”我不解地说:“反正最后都是裹上糖吃到肚子里的,干吗这么讲究?”父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这穿糖球啊,看着是小事,但也马虎不得。你看,新年你是不是也要穿新衣服,也讲究好看不是?而且,穿糖球也是磨砺我们耐心的时候,你能把穿糖球这种小事做好,将来做其他事才更得心应手。我们做事不能浮躁,要做什么像什么!”那时,我多少觉得父亲有点强迫症,还不懂得偷懒。

夜色朦胧中,我醒来,见院子里正亮着灯,缕缕轻烟盘旋空中。来到父亲身旁,他正低头把炉火调小些。炉上糖液滚动着,阵阵热气氤

前几天和同事说起今年的雪姗姗来迟,今天飘雪就落在了我的额前。它就像羞于见人的小女孩,迟迟不敢露出真容,还得调皮的雨生拉硬拽,把她展现在大众眼前。

一场雨雪过后,孩子们兴奋了,早上拉开窗帘看到白茫茫一片,就连平时磨蹭的病都好了,赶紧穿戴整齐全副武装,甚至来不及等穿羽绒服的妈妈,直接下楼和雪来一个亲密接触,躺在雪地上翻滚,给刚下楼的妈妈雪炸弹作为迟到的“礼物”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享受雪带来的快乐。冻了一夜的雨雪变得格外顽强和团结,它们不愿和地面分开,像虐恋情深的伴侣。这时候,除雪的人就带着大铁锹和盐上场“棒打鸳鸯”了,他们一下一下将冻在地面的冰雪化整为零、逐个击破。

每个女生好像都对初雪有特别的执念,认为初雪和告白有着某种联系,我也不例外。想起那年在树下,有人深情地望着我“我们也算共白头了”,接下来却一个过肩摔,把我扣在了雪里,从此我对浪漫过敏,看到雪只想把人过肩摔在雪里。

初雪

□辽宁沈阳金春子